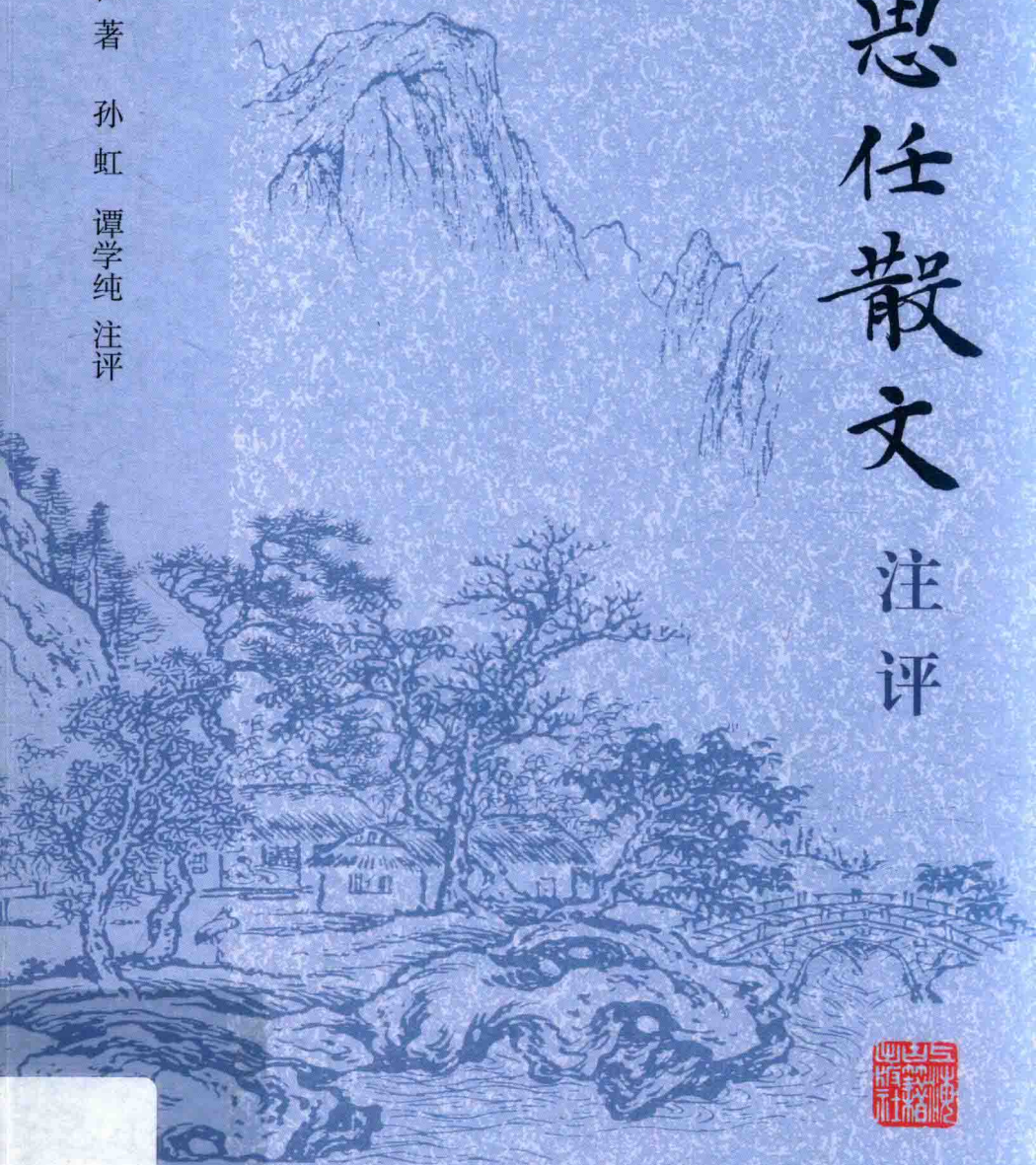


王思任散文 注评

「明」王思任 著
孙虹 谭学纯 注评



王思任散文

注评

〔明〕王思任 著
孙虹 谭学纯 注评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思任散文注评/(明)王思任著;孙虹,谭学纯
注评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12
ISBN 978-7-5325-8689-9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②孙… ③谭… III. ①古典散
文—注释—中国—明代 IV. ①I264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02428 号

王思任散文注评

[明] 王思任 著

孙虹 谭学纯 注评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5.25 插页 2 字数 199,000

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8689-9

I · 3236 定价: 4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言

一

王思任,字季重,号遂东,又号谑庵,山阴(今浙江省绍兴市)人。生于明万历三年(1575,另有万历二年、万历四年两种说法),卒于清顺治三年(1646)。

据陈飞龙《王思任年谱》、王会磊《王思任生平考述》、吕明《王思任年谱》(以下简称陈谱、王考、吕谱)等可知王思任一生大致行谊。王思任得严父王维新教诲,五岁遍受五经,十岁恣为文章,年十三受业于父执黄洪宪,年虽少,卓有文声。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以弱冠之龄举于乡;明年,成进士。万历二十四年(1596),得选兴平(今陕西省兴平市)知县。少年贫士,蹇驴赴任,人称“呱呱知县”。赴任三月,倜傥有为,因丁母忧而解官返乡。万历二十七年(1599),既除母服,诏补当涂(今安徽省当涂县)县令,六年不迁。万历三十三年(1605),大计(明清两代考核外官的制度,每三年举行一次)遭李三才、劳永嘉诸人弹劾,转南刑部主事(此为闲散之职)。万历三十四年(1606),补湖北清吏司。万历三十七年(1609)再降山西按察司知事。万历三十八年(1610),得升青浦(今上海市青浦区)知县,卓有能声,民风向化。万历四十一年(1613),大计遭彭端吾构陷,免官居家乡,读书于清晖阁。四年后,即万历四十五年(1617),入补山东照磨(元代以后设置的掌管宗卷、钱谷的属吏)。万历四十六年(1618),报移袁州(在今江西省宜春市)司李(即司理,明时别称推事,主管狱讼刑罚),以父老不赴。万历四十七年(1618),大计,以山东照磨往,彭端吾使许鼎臣弹劾,落选后再度闲居山阴故

里。天启二年(1622)遭父丧,丁外艰至天启五年(1625)。崇祯元年(1628),王思任以推官降职起用,因卷入温体仁、钱谦益党争,仅得补松江(今上海市松江区)教授。三年(1630)升国子助教。四年(1631)得升南工部营缮主事,十一月往樵芜湖关口。崇祯六年(1633)返回南工部,同年十月,升九江(今江西省九江市)佾事(军事长官的文职属官)。崇祯八年(1635)京察(每六年举行一次的考核官员制度)被罢黜,去官再归故里。崇祯十七年(1644)三月,甲申之变,李自成占领北京,崇祯帝自缢于万岁山皇寿亭,明正统以绝。凤阳总督马士英及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拥立福王在应天府(今江苏省南京市)即位,是为弘光帝。弘光元年(1645)五月南都陷落,福王蒙尘,不久为清兵所执。明年,鲁王监国于绍兴(今浙江省绍兴市),曾聘王思任以备顾问,并冠以翰林院提督等职。王思任因屡次上书不报,洞见国事不济,挂冠而去。鲁王监国元年(1646)六月,清兵占领绍兴。九月,王思任偶染微疴,即绝粒而死。

张岱《越人三不朽图赞》对王思任的评价是:“拾芥功名,生花采笔;以文为饭,以弈为律;谑不避虐,钱不避癖;传世小题,功不可及;宦橐游囊,分之弟侄;孝友文章,当今第一。”王思任的一生,实可谓少年得志,宦途蹭蹬,晚节凛凛。可条述如下。

王思任少年受业于黄洪宪门下时,就已经显示出横溢才情:“年十三,即从漏衡岳(据吕谱,知为“漏岳衡”之误)先生馆于携李(在今浙江省嘉兴市西)黄葵阳宫庶家。先生落笔灵异,葵阳公喜而斧藻之,学业日进。”(张岱《王谑庵先生传》)二十岁考取进士,是同榜进士中最年少者,颇受时人艳羡:“身复蚤达,曾无诸生一日之忧”(汤显祖《王季重小题目文字序》);“偶然谪落山阴道,拾取青云最年少”(余朴《读书佳山水歌》转引自陈飞龙《王思任之文论及其年谱》)。平常准备的应考文章,即所谓“房书”、“小题目”,为他赢得了极大声誉:“房书一出,一时纸贵洛阳。士林学究以至村塾顽童,无不口诵先生之文。及幼小题目,直与钱鹤滩、汤海若争坐位焉。”(张岱《王谑庵先生传》)主考座师张位因而有“天下之宝,当为天下惜之”

之言(王思任《相国张洪阳先生传》转引自陈飞龙《王思任之文论及其年谱》。以下引用王思任的文章,径写篇目,不标作者)。

王思任自万历二十四年进入仕途,三为令尹,卓有政声。如在兴平任上,颁布戒令,嘱百姓自爱,不可肆毁身体发肤;又明察事由,善断冤狱。在当涂任上,兴修水利,并与大珰邢隆周旋,使当涂百姓免遭矿监荼毒。在青浦任上,“催科、编审、听讼,事皆就理,下不能缘以为奸;暇则以诗文自娱。留意人才,尝请广科举以入学之额,督学道因建议上闻。邑中文声之振,思任有力焉。在官宴客用五簋,著《五簋说》以示风尚”(《光緒青浦县志》卷十四)。备兵九江时,整顿军旅,成效显著,曾以一旅救黄梅。王思任在所有职任上都显示出作为能吏的文才武略。但他进入仕途前后五十年,屡遭贬黜,强半林居,时人曾言及个中原因。徐如翰《〈清晖阁读书佳山水咏〉序》曰:“季重才名,器闻一时,而独其骯脏之性,不谙于仕路,故屡起屡蹶,竟以壮年拂衣。”张岱《王谑庵先生传》曰:“盖先生聪明绝世,出言灵巧,与人谐谑,矢口放言,略无忌惮……先生莅官行政,摘伏发奸,以及论文赋诗,无不以谑用事。”钱谦益《王念孙思任》曰:“季重有隼才,居官通脱自放,不事名检。性好谑浪,居恒与狎客纵酒,谈笑大噱。遇达官大吏,疏放绝倒,不能自禁。”这种率性而为的“骯脏”和“谑浪”,于官场已经是不合时宜,由此带来的宦途蹭蹬使王思任的情绪极为悒郁:“禅扉深扃倚湘干,客邸萧疏岁易残。隋柳几年风物尽,钟山一夜雨声寒。家乡路近频来梦,车马人稀半似官。腰瘦不堪仍折约,冥鸿多少羨肥磬。”(《即白下庵寓》)“一官车耳廿年尘,西谪东迁未隐沦。三匝又依华不注,中原欲认李于麟。龙蛇有骨随云老,海岳初交得雨新。为问古亭惟历下,济南名士几彬彬。”(《至历下恰雨》)“予垂老为关吏,日在芜江上,负弩做鹭候,意殊刺促悒悒。”(《云霞馆游草序》)王思任生性与陶渊明极为近似,少年读书时,“忽从友人所见《靖节先生集》,持向西山松风下读之,寒胎夙契,不觉雪冷冰欢”。他之所以没有像陶靖节一样既赋归去,而是“靦颜三仕为令”(《〈律陶〉序》),主要原因是“谑庵先生既贵,

其弟兄子侄、宗族姻娅，待以举火者数十余家，取给宦囊，大费供亿”（张岱《王谿庵先生传》）。而且在居官是否可以傲俗这一点上，他与陶渊明的观点并不一致。在《谒靖节先生祠》一诗中，王思任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“上下偶分定，折腰岂尽辱。居官只醉饱，又不在秣粟。信如先生言，较量仍傲俗。我来部彭泽，高风拜凛穆。江水何汪洋，四山青矗矗。三年必有成，八十日而足。鸿冥别自深，雀燕徒猜卜。”于是王思任在仕隐之间，也就有了与陶渊明不同的选择。《钓台》一文也表明了他的取向：王思任认为严子陵的高风亮节不在仕隐，而在于横起蹇仰、恣意狂傲的生活方式。所以王思任既取五斗，但决然不摧眉折腰。然而进入仕途而保持自我个性，却使王思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身心交违的尴尬境地，终其一生也无法转出这个怪圈：“骨傲口不驯，触眼遭时忌。贬逐走东西，稍登忽非替。”（《感述》）在这个过程中，王思任“骯脏”和“谑浪”的性格可以说成了伤害他人与自己的双刃剑。所谓骯脏之性，自有鲠直傲岸、不媚权贵的一面。王思任与督漕御史彭端吾争漕事，据理顶撞，拂袖而去，同僚欲代为谢罪，王思任抗言“无罪可谢”。他在芜湖榷关时，中丞詹沂之子横行跋扈，系狱之后，竟咆哮公堂：“我詹公子也，谁敢拘掇？”王思任曰：“我敢！”在此任上，还弹劾南户部尚书郑三俊开户关于芜湖，大掠客商，中饱私囊，因请罢户关。虽然折权贵而深得当地商贾拥戴，可是这种性格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轻诋固执的一面。实际上，其政敌李三才、郑三俊等人也并非品德低劣的小人。《明史》本传称李三才：“在淮久，以折监税得民心。及淮、徐岁侵，又请赈恤，蠲马价。淮人深德之。……其后击三才者，若邵辅忠、徐兆魁辈，咸以附魏忠贤名两逆案，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、邹元标、赵南星、刘宗周，皆表表为时名臣，故世以三才为贤。”郑三俊曾连章弹劾大奸魏忠贤，《明史》本传称其“端严清亮，正色立朝”。王思任虽然为能吏，但为“孝”“友”二字嗜钱成癖，虽为家累而与持筹灯下、陷溺阿堵者分别淄涅，但到底不能勉为清廉，故政敌以贪妄劾之，往往事出有因。而王思任对郑三俊等人的评价，却不免挟私怨其中，

《王季重自叙年谱》对郑三俊的评价即是如此：“大司农郑三俊一生伪学，满腹毒鳞。……而及其老也，贪横刻剥，无所不至。”王思任一生坎坷，命在磨蝎，在很大程度上更得自于聪明绝世、出言灵巧之“谑浪”。虽然为当涂令时，与大珰邢隆周旋，曾以一谑解横山开矿之厄，“当涂、徽州得以安堵如故”（张岱《王谑庵先生传》）。但王思任在芜湖时，以芜湖令劳永嘉父名劳王事为谑，甚至以年兄蔡敬夫眇一目为谑，皆是谑不避虐、接近刻薄的有失厚道。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矣”（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），故其中晚年，曾以“悔谑”为戒，然强为针砭，却无奈天性何，旋复变本加厉：“晚乃改号‘谑庵’，刻‘悔谑’以志己过；而逢人仍肆口诙谐，虐毒益甚。”（张岱《王谑庵先生传》）如果说王思任性格的亮点是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”的“骯脏”和“谑浪”，但于此也不免因妍成病，殃及一生仕进。

王思任晚年，党争蜂起，国事日非，又遭逢时代巨变，其凛凛气节却因此得以突现。天启年间，魏党肆虐，曾利诱之：“魏忠贤擅政，使倖走语：‘卿可得也，一通手板者。’公笑不应。”（邵廷案《明侍郎遂东王公传》）王思任《脚板赞》是一生实录：“曾入帝王之门，曾踏万峰之顶，曾到齐晋云间欺官之署，曾走狭邪非礼亡赖之处，而不曾投刺于东林、魏党，乞食墦间，沾名井上。所以然者，脚底有文，脚心有骨。”显示出无偏无党的君子风范。弘光元年（1645）四月，清兵陷扬州，史可法殉国，南京大震。福王出奔芜湖，弄权误国的马士英挟福王母妃至越。王思任上疏痛陈马士英之罪，义正辞严地拒绝马士英：“且欲求奔吾越，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，非藏垢纳污之地也。职当先赴胥涛，乞素车白马，以拒阁下。此书出，触怒阁下，祸且不测，职愿引领以待鉏麇。”（张岱《王谑庵先生传》）书传，人心大快。五月，清兵执福王于芜湖，南都陷落。闰六月，鲁王监国于绍兴。八月，清兵陷绍兴，鲁王南入富阳（今杭州市富阳区），王思任遂弃家入凤林山，于祖墓旁构“孤竹庵”以居，自号采薇子，耻食周粟，以示不忘旧朝。鲁王监国元年（1646）夏，鲁王收复绍兴，但又被总兵方安国所挟持，鲁王逃脱出海。六月，清兵再陷绍兴，张国维、余煌等人

殉节。王思任亦作《致命篇》明志：“再嫁无此脸，山呼无此嘴。急则三寸刀，缓则一泓水。”王思任虽然没有即刻殉国，但一腔忠愤之心，亦可彪炳日月：“北使渡江，人具牛酒，有邀先生出者，先生闭其门，大书曰：‘不降’。”（张岱《王谑庵先生传》）王思任与外甥唐九经言及不遽死的原因在于为保全肢体以还父母，并且数斛旧谷尚存。贝勒虽驻蹕城中，王思任誓不晋见、不薙发、不入城。最后终成其志：“偶感微疴，遂绝饮食僵卧，时常掷身起，弩目握拳，涕洟哽咽，临瞑连呼高皇帝者三，闻者比之宗泽濒死，三呼过河焉。”（张岱《王谑庵先生传》）

王思任性爱山水。少年读《论语》，以“泰山不如林放”困惑于师，不得其解，遂郁结“碧痞”于腹中；读书京西罕山寺时，曾神往五台山所谓“绀雪”。十五岁即向往天台、雁荡诸胜景，并为之梦魂相牵。一生所游名胜之地有池州齐山、青阳九华山、宣城敬亭山，游天台、雁荡及沿途胜景，游山西五台诸山，游山东泰山、峰山、历下诸景，两游镇江焦金二山，数走江西匡庐。王思任的游记，特别是记游天台雁荡诸山川的《游唤》系列，再次给王思任带来声誉：“自庚戌游天台、雁宕，另出手眼，乃作《游唤》，见者谓其笔悍而胆怒，眼俊而舌尖。恣意描摩，尽情刻画，文誉鹊起。”（张岱《王谑庵先生传》）

二

王思任的散文，明清时的评价就极为对立，袁宏道认为王思任有嘉靖七子领袖李攀龙拟古之风，钱谦益以之为钟惺、谭元春竟陵旁派：“季重颇负时名，自建旗鼓，钟谭之外，又一旁派也。”（《王僉事思任》）陈田则认为是竟陵余波：“季重诗，扬竟陵之余波，如入幻国，诡变无穷，如游深山，魑魅出现，真亡国之音也。”（《明诗纪事》）王思任对自己的文章得失寸心能知：“与公安、竟陵不同衣饭，而各自饱暖。”（《〈心月轩稿〉序》）明代文学模拟之风盛行，文坛尽入豪丽之习，而公安、竟陵欲回溯清波，然而却或入空灵无当，或入深幽

孤峭。在反摹拟这方面,王思任也是“凡一画亦当欲出之于己旨”(《青溪录雋叙》),这种一空依傍、特立独行的精神,与公安、竟陵可称同调,但是王思任散文不染三袁空疏之习,也不似钟谭识堕于魔,而趣沉于鬼,文章风格呈现出迥异时流特别是后七子和公安派的风貌:“抐掞飙冲,吐欲沆气,尽破年来豪丽之习,空灵之奸。”(《丰文仲澹园艺叙》)而山水游记最可作为显证,试分述之。

继入险径,抒真我之性情。王思任的文章序跋大多评人而自评,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追求险真的写作意向:“更刁悍尖湍,欲据诸公之项而锥其颊。……意空一世,宁使作我,莫可人知。”(《徐文长逸稿序》)“有时意见所到,搦笔直书,宁佞其心,不竞世好,所谓心气两至,一往夺予。”(《徐君上制秋序》)在晚明文坛上,王思任以笔悍胆怒、眼俊舌尖、湍涤尘秕、务臻险秀著称。就山水游记而言,我国山水游记可推柳宗元为先声,柳宗元的游记有强烈的“其言郁塞,山川似藉之而苦”的感情色彩(《〈南明记游〉序》)。柳宗元之后的游记,汗牛充栋,并各为疏畅、幽深、萧雅、生险、俏隽,但往往不是藉山水写自我,故而山水精神亦爽然自失。王思任的山水游记踵武柳氏,后出转精,不再为漫无可否、每辄言佳的山水乡愿:“王季重笔悍而神清,胆怒而眼俊。其游天台、雁宕诸山,时懦时壮,时嗔时喜,时笑时啼,时惊时怖,时呵时骂,时挺险而鬼,时蹈虚而仙。其经游处,非特樵人不经,古人不历,即混沌以来,山灵数千年未尝遇此品题知己。……大抵山川有眉目,借人而发;又无口,借人而言。”(陈继儒《王季重〈游唤〉叙》)王思任认为:“文章节义,皆准山岳江河之气,是不大郁,则不大抒。”(《郑逸少诗文序》)“天地之文章,无往而非气,其气无往而不怒也。”(《陈万两生白湖草叙》)所以王思任的游记,并不仅仅是为天地山水写外形,而是借文章为天地山水传神吐气,更借为天地山水传神吐气写我一生不能得志的不平之怒,表现出为文特别是为人倔犟不屑的姿态。故其写山水之形光怪陆离:“雁荡山是造化小儿时所作者,事事俱糖担中物,不然,则盘古前失存姓氏,大人家劫灰未尽之花园耳。山故怪石供,有紧无要,有文无

理,有骨无肉,有筋无脉,有体无衣,俱出堆累雕鑿之手。落海水不过二条,穿锁结织,如注锡流觞,去来袅脚下。”(《雁荡》)写山水之境如入幻国:“取道仙人迹,望吹箫台,遗响绛云,眇无定处。扪萝至琼台之上,又历南踏双阙,但觉绝壁森倚,呼吸通群帝之座。玉泉、华琳二峰夹其中,阙后千层峰岫,如大海紫澜,乘风而拥。”(《天台》)写色彩可谓颜色不在人间:“落日含半规,如胭脂初从火出。溪西一带,山俱似鹦绿鸦背青,上有腥红云五千尺,开一大洞逗出,缥天映水,如绣铺赤玛瑙。日益晷。沙滩色如柔蓝懈白,对岸沙则芦花月影,忽忽不可辨识。山俱老瓜皮色,又有七八片碎剪鹅毛霞,俱金黄锦荔,堆出两朵云,居然晶透葡萄紫也。又有夜岚数层斗起,如鱼肚白,穿入出炉银红中,金光煜煜不定,盖是际天地山川,云霞日采,烘蒸郁衬,不知开此大染局作何制?”(《小洋》)写山水峰岩则乱怒穷恶:“苍壑乱撑,大石怒特,溪如万鹅擘翼,先有高鹤长鹄叫雪飞来。草木恶塞,一线黄泥,断续入天。”(《天台》)“过一溪,甚广,无桥梁,俱方石齿仰,一咫尺一柱,溪走其下,砰击怒鸣,转雪数尺起,其悍者特上石撩人股。”(《仙都》)“命榜人速走石公,诸山之卷太湖也以舌,而石公独拒之以齿,胆怒骨张,而石姥助之。”(《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》)“火焰峰亘百余丈,向所仰为指矗者,皆石笋也。石怒起如惊雷,择最锐一株踞其顶。”(《游庐山记》)甚至鸟兽草木云气也桀敖不驯:“磻明罗縠,箐棘密蒙,玄熊啼号,猿鸟见人,反怪立不去。两壁铲峙,云气往来讥呵,甚惮。”(《石门》)“是中橘柚已剪,众鸟侏离,聚党罥僧,且妒客至,不得便其检拾,巧坐枝头,又迁其语怒客。”(《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》)

正因为山水类我,所以不仅山水能与我对话,而且我与山水之间,竟可以有强谏争于廷、怨忿诉于道、怒邻骂座的姿态。试看仙岩是怎样强项不屈和妙通人性,而我又是怎样走笔千古,气如风雨:

于是乎有仙岩之瀑,瀑不他藉,赖从己腹中出,如千本火树,逆吐银花,突如其来,烟呼雪喊,鼓铁乱鉤。人相对,止见口张口翕,必欲相闻,则更语之,或帖面附耳。对瀑为泽润亭,予

友王季中辄浮大白，叫何如，捉予臂轰饮以敌之。而山人王硕卿，年家子吴聚伯、吴閔仲，俱侈其喉作笑语。而瀑以为侮予，遂盛气相加，腥风恶语，扑人旋舞，且呼且逼，似不欲寓人一瞬者。予曰：“子毋然，我劝尔杯酒，三伏月，还当着故绢衣，向君从容食白粥也。”季中语之曰：“山阴道上人，其言咄咄，吾辈一日东道主。”于是雨渐撤而瀑怒稍戢。（《仙岩》）

再看华盖山之游，由于上天无玉成之美，作者此行饱受滂沱淋漓之苦，但他不能游而雨霁强游，不能观而隔云强观；并且强与华盖再约，将在最好的观赏季节游华盖、侮华盖以惩华盖，表现出了作者不胜倔犟之神骏：

然华盖能妒予，不能禁予不看风雨之华盖也。乳柑若火齐时，稻蟹膏流琥珀，吾当来住梦草堂，拄九节短筇，日日踏华盖顶门，歌呼笑骂，醉则遗漉而去，吾之愤愤于兹山者，庶有象乎！（《华盖》）

别解生新，显谐谑之风神。王思任山水散文大量采用了“别解”的修辞手法。这种修辞手法是临时赋予一个词语或句子以原来不曾有的新义。别解辞格在古诗词中已经被广泛运用，钱锺书《谈艺录·黄山谷诗补注（附论比喻）》曾拈出为说：“就现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：将错而遽认真，坐实以为凿空。……而要以玉溪（李商隐）为最擅此，着墨无多，神韵特远。如《天涯》曰：‘莺啼如有泪，为湿最高花’，认真‘啼’字，双关出‘泪湿’也。《病中游曲江》曰：‘相如未是真消渴，犹放沱江过锦城’，坐实‘渴’字，双关出沱江水竭也。《春光》曰：‘几时心绪浑无事，得及游丝百尺长’，执着‘绪’字，双关出‘百尺长’丝也。”王思任写散文亦擅此道，因而思维跳跃，妙趣横生。

王思任用得最多的是摄含比喻拟人的别解：

“过剡县十五里，青骡背上，斗见二山，追蠡之痕犹在，而渊填之声隐然也。”（《南明》）此数句故意以新昌境内的形似钟鼓的两座山为真的钟鼓乐器，所以二山能发出鞞鞞渊填之声，并且隐隐然似有

所闻见。

“须臾雾合，人山俱失，如鱼游弋水。同行者恐而相呼，谓山君或乘间而一跌，则蛟龙之宅也。”（《天台》）此处先设一喻，谓人在雾中山行，因人山俱失而恰似鱼行水中，就此坐实说这是由于天台山神不经意中摔了一跤，跌进海中，所以才会有这种山行而如游弋的奇效。

“而四顾松枫，俱数百年老汉，苍髯绿发，腰曲臂擎，各迎溪舞。”（《天台》）先把松枫比拟为百岁老人，就势再以松针枫叶喻老汉须发，以松枫的虬节劲干拟老汉弯曲的腰肢和高举的臂膀。

“旋十数岭，一蹊俯千丈余，一道银布从绝涧抛下，乃石梁小弱弟析居此，而日夜啼号者。”（《天台》）文章前此已经言及天台石梁瀑布：“而所谓梁上水者，从玛瑙平腹饱积起走梁下，直挂杳黝之渊。他山瀑布，俱圆浑条直，不尽布义，独此扁落，梁若机横其上，直是九天飞帛也！”此处为跳接，因“飞帛”之喻与“银布”意义相通，而因瀑水量少，故戏拟此无名瀑为石梁飞瀑未成年的小弟弟被分家析住在此，并以瀑水下倾之弱声比拟幼弟伤心之哭啼。

“或曰龙鼻水可明目，意是万年老石髓。洞口正对玉女峰，意中婵姁朝朝以洗头盆挹龙液，恐箭括湫隘，难为十丈莲花步也。”（《雁荡》）这里双拟龙鼻洞石龙为真龙，玉女峰为真玉女，因民间有玉女洗头的传说，于是坐实说玉女每天清晨用洗头盆挹舀老龙髓液进行梳洗，就此而又曲为拟人，谓龙鼻洞与玉女峰之间，路途虽然不远，但从山顶到山洼，崎曲低湿，玉女莲足亦颇为难行也。

王思任散文中还多采用别解点化典故，所谓不废老生常谈，“而类能破腐为新，妆点处，顿湔尘色”（陆云龙《王季重小品叙》）。往往新意叠出，令人莞尔。试举数例如下。

独琵琶一洲，宛作当年掩袂态。（《东山》）

卓笔峰尖劲有力，不止起八代之衰；而双鸾峰似从太山崖戢翼于此者。（《雁荡》）

然下数里，一展珠帘水，则鲛人之泪，万颗圆明，抽袞冰蚕，

向月下织结晶丝箔者。是当嫁龙妹，恐石梁之火浣，欲裁作奴衫也。予薄幸矣！（《天台》）

明日过无字崖，看明岩寒、拾二峰，似和合仙抱语，两人真石交矣。（《天台》）

过雷岩，殷在南山之阳。过风洞，泠然善也。（《雁荡》）

何物墓傍松，奄奄一息，而犹忍大夫辱为？（《观泰山记》）

而今绕肠三匝，尚未知所适从也。入驿，古樟抱十人，树中巨毋霸，难为同时冯异矣。于是取美人蕉劝酌，瞑欲睡去，则以红烛照之。（《雁荡》）

所用典故分别是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“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”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：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。”嵇康《五言赠秀才诗》：“双鸾匿景曜，戢翼太山崖。”杜牧《赠别》（之二）：“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。”《遣怀》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：“此所谓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。”《诗·召南·殷其雷》：“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阳。”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返。”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四郊多垒，此卿大夫之辱也。”最后一例，更是连续用典，并加以别解。所用典故有曹操《短歌行》：“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。”苏轼《海棠》：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以及《汉书·王莽传下》中“巨毋霸”典，《后汉书·冯异传》中“大树将军”典。王思任散文即便不用或少用典实，随手妆点处，也谐谑兼有欢苦之趣。如“一山方脚拦溪，骨劲甚，每溪花过，定相激闹，久方听去。”（《雁荡》）“而予促唇作苏门啸，两谷穿应，犹然笙舌之溜云和也。蝙蝠益怪飞疑叫，而壁下游鱼侧其头耳，呼党潜听，不肯去，雅是知音。”（《仙都》）

刺瞳警骨，写独知之郁闷。王思任曾这样评价鬼才李贺诗的语言特色：“人命至促，好景尽虚，故以其哀激之思，必作涩晦之调。喜用‘鬼’字、‘泣’字、‘死’字、‘血’字，如此之类，幽冷溪刻，法当矢乏。”“顾其冥心千古，涉目万书，嚙空绣阁，掷地绝尘，时而蛩吟，时

而鸚鵡語，時而作霜鶴唳，時而花肉媚眉，時而冰車鐵馬，時而寶鼎熇云，時而碧燐划電，阿閃片時，不容方物。其可解者，抱獨知之契，其不可解者，甘遁世之悶。”（《〈李賀詩解〉序》）李賀、王思任皆非逃避避世之人，生逢無道，世乏知己，心欲無悶而不可得，俱以澀晦之調发泄哀激之思。王思任在《〈偶居集〉序》中對此有進一步闡釋：“妍花媚葉，灼灼盈盈，小在胆瓶，大寄雕榭，非不可以憐目，亡何瞬過萎干，不足當一掃。至蓁蓁古柏，拗鐵溜銅，氣意蒼凝，手脚搓放，朴至之極，真標弈然，風為之裁，月為之華，久特聞于古上，其托根者異耳。”

基于这种思想，王思任散文有鲜明的语言特色。他用字峭峻溪刻，裸现其义：“直以片字镂其神，辟其奥，挟其幽，凿其险，秀色瑰奇，踞其巅矣。”（陆云龙《王季重小品叙》）他最喜用“怒”字，这从前文的引述中已经可以看出，另外，还喜用“雄”字，如“雄雪”“雄饮”“雄青”“雄奇”“雄气”“雄恶”“雄心”“雄诞”“雄妥”“雄起”“自雄”“雄崖”“雄妙”“雄古”等等，“怒”“雄”等具有很强刚性字面的运用，使其胸中砢砢之气，揭纸即动，鼓之不竭，遏之愈盈。组词方式则强扭硬合，佶屈聱牙，皱瘦生义。如“侗而不愿”“雕伶湾宛”“绛雾浮嶂”“臂篆手鏤”“厥夭陪乞”“湍险震汤”“坦迤絳直”“仄劣陡悬”“简积诡戾”“蔽亏攢植”“杳绿蔽封”“荔裳薜积”“虚清查漠”“穷坞困源”“凶湍险洑”“巉岈堆插”“蹇仰恣傲”“轮菌蟠奇”“壑石郁碓”“铁结硖礪”“鞞引翱视”“蒨绿幽蒙”“笋锐莲拥”“光耀沕暗”“披柴堆炭”“诛茅覆闭”“采艳神恍”“磊砢蹇偃”“惨碧滴人”“云磨水春”等等，各有意义的词素重组后，表义更加精微周延，亦非通常组合能得其妙者。

王思任散文中的八字骈句几乎都是散句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存在，骈偶相生相成，加之绝不作寻常语，所以虽有骈辞俪字却无浮华之雌声。如“至半岩洞，则泉带云香，幽生衣骨。”（《游齐山记》）“从青山讨宛，则曲曲镜湾，吐云蒸媚，山水秀而清矣。”（《游敬亭山记》）“五里至石龙口，峭蒨渐迫，怪体幻来。”（《游九华山记》）“入

玄览亭，而江晶山翠，争媚含规，客有吝思矣。”（《游九华山记》）“从谢公棹楔上磴路，每数十武，长松绣天，涛声百沸。”（《东山》）“由僧寮仰视，四壁斩削，俱青瑕紫玉，老树毵毵，倒尻横肋。”（《南明》）“红豆树觔缠骨挺，蔽亏攒植。”（《天台》）“引入看金桥潭，飞泉杵镜，坎坎幽疑。”（《天台》）“历斗母殿、高老桥，折涧潺潺，幽雌靡定。”（《观泰山记》）

比喻句也自能拗铁溜铜，嚙空绝尘。如喻近观九华诸峰如“疣附焰腾”，喻焦山江水夜景：“月精电激，江波碎为练玦。”喻剡溪画图山后沿江诸峰气象整肃：“自此万壑相招赴海，如群诸侯敲玉鸣裾。”喻天台苍古巨松：“过折岫一何姓家，千尺古松二本，作老态，商敦周鼎，辱在卖浆，可奈何！”其喻山形岩洞也能自刎肝胆，机杼独出。如：“山皆石叠，简积诡戾，裂缝披麻，如今所食飴瓜；又如折破莲囊，托在碧盘之上，大类雁荡。”（《天台》）“折数十步，二员山钟伏，而无悬蠡之顶，童涸无衣，村朴自守，有田家老瓦盆意。”（《石门》）“（灵岩）山半借松碧，如褒绣书生危坐不语。”（《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》）“于是谒寒岩洞，如灰箕道士开口，五脏皆见，可函千人。”（《天台》）“轮菌蟠奇，又如老树之根，徽纆角距不断。”（《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》）王思任所游山峦峰壑，无处不瀑，瀑各有态，作者口无旧唾，设喻往往化俗为雅：“竹里界飞泉，如翡翠中嵌数条银物。”（《天台》）“壁顶挂一瀑，银绳条落，半坠潭时，缓缓洒洒，似一束碎雨。”（《天台》）“望湫下如白蛇惊滚，雪浪奔流，不可逼立。”（《雁荡》）“初来似雾里倾灰倒盐，中段搅扰不落，似风缠雪舞，落头则是白烟素火裹坠一大筒百子流星、九龙戏珠也。”（《雁荡》）“从草畦中又折入数十武，望见天壁，百丈瀑布悬空飞下，虽未敢与台、荡、执圭争霸，然亦是崛强赵佗。”（《石门》）“而所谓泉者，如光丝绌绎，又如一蟒蠕挂肥，动刀作三截，可爱亦可畏也。”（《游庐山记》）

王思任偶然写秀美景象，也是我笔写我心，绝无漪艳媚世之意：“遂走憩莲亭，托远公以避难。亭下池可方亩，玉蕊胎含，万衣簇碧，放馥时，绣作瀑花之布，满山荷韵，不知是泉香花香也。”（《仙岩》）

“饭班竹岭，酒家胡当垆艳甚，桃花流水，胡麻正香，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！……过溪望柳堤，一派婀娜妥水，时有风来摇漾，颇似张绪当年。好鸟坐其上作蛮语，为之伫立者久之。”（《天姥》）“记得周美成诗：‘桃溪不作从容住，秋藕绝来无续处。’‘人如风后入江云，情似雨余粘地絮。’此红泪下语，年年血在桃花矣。”（《天台》）王思任常写人人松竹，也绝不作雌媚语，却令人难以忘怀：“一径千绕，绿霞翳染，不知几千万竹树，党结寒阴，使人骨面之血皆为菡碧。”（《游敬亭山记》）“岭下方塘澄澈，苍松傲睨，大枫数十章，蓊以他树，万顷冷绿，人面俱失。”（《南明》）“一岭碧阴，浸肌染骨，眉额相照，俱梧、竹气。”（《天台》）“而无数竹青引万山丹采，从隙中插入，人骨不定何色，面面冷阴而已。”（《天台》）王思任评说《世说新语》：“本一俗语，经之即文；本一浅语，经之即蓄；本一嫩语，经之即辣。”（《〈世说新语〉序》）王思任努力追求的也正是这种俗语能文、浅语能蓄、嫩语能辣的语言风格，并且实现了这一目标。

王思任弱冠高举，意空一世。作文三行而下，清风即来；入仙人鬼，眩目淫神。明清以来，论者夥颐，然多为皮相；仅汤显祖《王季重小题文字序》略为得当：“故其为文字也，高广其心神，亮浏其音节。精华甚充，颜色甚悦，缈焉如岭云之媚天霄，绚焉如江霞之荡林樾。乍翕乍辟，如崩如兴。不可迫视，莫或殫形。”王思任评判朋友徐伯鹰、陈继儒的文字，亦可移用自评：“若瀑落冰壶，若霞飞鹤背；若半夜招提，妙香清梵，梦魂犹冷；若坐我于老岩古壁之下，嚼梅蕊，嗅雪兰，时有山鸟赠舌；又若松风溪月，谡谡溶溶也。”（《徐伯鹰〈天目游诗纪〉序》）“觉笔墨之外，必有云气飞行，又如白琼淡月，非尘土肠胃可以领略。”（《〈晚香堂小品〉序》）王思任散文的缁入险径、别解生新、刺瞳警骨，实此文只应天上有之雅文也。

王思任为人“谑浪”，表现在作文上，“谐谑”成为核心风格；同时，这也是作者“骯脏”之性在文章中的延伸。他在《〈晚香堂小品〉序》中把陈继儒的小品文分为快、透、欢喜三类，又在《〈夏叔夏先生文集〉序》一文中指出快人即使写苦文也有调谐傚舞之意：“其所落